

她還說：「這怕歐陽小姐不許我當機立斷，把握時機，立刻說道：『這怕歐陽小姐不肯聽我的話，我那裏來得到這裡，同她一起，和她肌膚相接，此後恐怕被她害死。』

徐小姐不嫁的話，就共事真好了，總

正義的，這次崇真不幸患病，得到徐小

姐侍服得這樣遇到，致令徐小姐犯上瓜

李之嫌，和他肌膚相接，此後恐怕被她

害死。她母女固然是十分關

心，除了延醫診治之外，

這姑娘還是侍奉湯藥，伴

在他的榻前，嘘寒問暖，

有時還替他揩油，這和

工作，我相信除了她外，

別人，幹不到的。

蕭崇真聽說，便道：「原來是徐姑

娘却對我却奉待這樣週到嗎？我因燒

迷迷懵懵，萬殊也不知道，倘若不是大

人教起，我也不知道她能够服侍我得這

樣週到啦！」

王巡撫對於岳佩蘭曾經管女兒蕭崇

真提出婚姻這件事是知道的，也明白蕭

崇真對珠兒，並非沒有好感，只是葛

著和歐陽徵訂了婚，恐怕陽歐徵拈酸，

所以不敢答應吧了，現在談到這些事，

認為有發言替他們撮合的機會了，所以

即使說道，蕭好漢，你對於她能夠這樣

吧，當然是應該感謝，不過她仍然是心曉

正直的話，一定不肯幹的，因着是波什

男女有別，倘若傳到外面，她的名譽便

由此贊譽一啦！」

王巡撫一說，這幾句義正嚴詞的話

，這件事便成爲嚴重問題了，在座的人

，都覺得無可說，蕭崇真更是難過。

這或許是大注緣緣，歐陽徵剛才

和珠兒交手的時候，覺得這位女子的功

遇的勁敵之一個，心裏對於珠兒，已起

了一惺惺惜物之心，覺得這位女子確是

愛。後來聽了岳佩蘭的話，才知道她

一個暗吧，以這樣一個好女子，偏偏却是

她的患病，致使除小姐相處，你

倘若不設法安置她，給來這件事情了！

？」

歐陽徵說出這幾句話，也出乎衆

意料之外的，尤其蕭崇真，更是覺

奇異，當時反而弄到不知所措。

倒卷王巡撫能夠當機立斷，把握時

機，立刻說道：「這怕歐陽小姐不肯聽

我的話，我那裏來得到這裡，同她一起，

和她肌膚相接，此後恐怕被她害死。」

徐小姐不嫁的話，就共事真好了，總

正義的，這次崇真不幸患病，得到徐小

姐侍服得這樣遇到，致令徐小姐犯上瓜

李之嫌，和他肌膚相接，此後恐怕被她

害死。她母女固然是十分關

心，除了延醫診治之外，

這姑娘還是侍奉湯藥，伴

在他的榻前，嘘寒問暖，

有時還替他揩油，這和

工作，我相信除了她外，

別人，幹不到的。

蕭崇真聽說，便道：「原來是徐姑

娘却對我却奉待這樣週到嗎？我因燒

迷迷懵懵，萬殊也不知道，倘若不是大

人教起，我也不知道她能够服侍我得這

樣週到啦！」

王巡撫一說，這幾句義正嚴詞的話

，這件事便成爲嚴重問題了，在座的人

，都覺得無可說，蕭崇真更是難過。

這或許是大注緣緣，歐陽徵剛才

和珠兒交手的時候，覺得這位女子的功

遇的勁敵之一個，心裏對於珠兒，已起

了一惺惺惜物之心，覺得這位女子確是

愛。後來聽了岳佩蘭的話，才知道她

一個暗吧，以這樣一個好女子，偏偏却是

她的患病，致使除小姐相處，你

倘若不設法安置她，給來這件事情了！

？」

歐陽徵說出這幾句話，也出乎衆

意料之外的，尤其蕭崇真，更是覺

奇異，當時反而弄到不知所措。

倒卷王巡撫能夠當機立斷，把握時

機，立刻說道：「這怕歐陽小姐不肯聽

我的話，我那裏來得到這裡，同她一起，

和她肌膚相接，此後恐怕被她害死。」

徐小姐不嫁的話，就共事真好了，總

正義的，這次崇真不幸患病，得到徐小

姐侍服得這樣遇到，致令徐小姐犯上瓜

李之嫌，和他肌膚相接，此後恐怕被她

害死。她母女固然是十分關

心，除了延醫診治之外，

這姑娘還是侍奉湯藥，伴

在他的榻前，嘘寒問暖，

有時還替他揩油，這和

工作，我相信除了她外，

別人，幹不到的。

蕭崇真聽說，便道：「原來是徐姑

娘却對我却奉待這樣週到嗎？我因燒

迷迷懵懵，萬殊也不知道，倘若不是大

人教起，我也不知道她能够服侍我得這

樣週到啦！」

王巡撫一說，這幾句義正嚴詞的話

，這件事便成爲嚴重問題了，在座的人

，都覺得無可說，蕭崇真更是難過。

這或許是大注緣緣，歐陽徵剛才

和珠兒交手的時候，覺得這位女子的功

遇的勁敵之一個，心裏對於珠兒，已起

了一惺惺惜物之心，覺得這位女子確是

愛。後來聽了岳佩蘭的話，才知道她

一個暗吧，以這樣一個好女子，偏偏却是

她的患病，致使除小姐相處，你

倘若不設法安置她，給來這件事情了！

？」

歐陽徵說出這幾句話，也出乎衆

意料之外的，尤其蕭崇真，更是覺

奇異，當時反而弄到不知所措。

倒卷王巡撫能夠當機立斷，把握時

機，立刻說道：「這怕歐陽小姐不肯聽

我的話，我那裏來得到這裡，同她一起，

和她肌膚相接，此後恐怕被她害死。」

徐小姐不嫁的話，就共事真好了，總

正義的，這次崇真不幸患病，得到徐小

姐侍服得這樣遇到，致令徐小姐犯上瓜

李之嫌，和他肌膚相接，此後恐怕被她

害死。她母女固然是十分關

心，除了延醫診治之外，

這姑娘還是侍奉湯藥，伴

在他的榻前，嘘寒問暖，

有時還替他揩油，這和

工作，我相信除了她外，

別人，幹不到的。

蕭崇真聽說，便道：「原來是徐姑

娘却對我却奉待這樣週到嗎？我因燒

迷迷懵懵，萬殊也不知道，倘若不是大

人教起，我也不知道她能够服侍我得這

樣週到啦！」

王巡撫一說，這幾句義正嚴詞的話

，這件事便成爲嚴重問題了，在座的人

，都覺得無可說，蕭崇真更是難過。

這或許是大注緣緣，歐陽徵剛才

和珠兒交手的時候，覺得這位女子的功

遇的勁敵之一個，心裏對於珠兒，已起

了一惺惺惜物之心，覺得這位女子確是

愛。後來聽了岳佩蘭的話，才知道她

一個暗吧，以這樣一個好女子，偏偏却是

她的患病，致使除小姐相處，你

倘若不設法安置她，給來這件事情了！

？」

歐陽徵說出這幾句話，也出乎衆

意料之外的，尤其蕭崇真，更是覺

奇異，當時反而弄到不知所措。

倒卷王巡撫能夠當機立斷，把握時

機，立刻說道：「這怕歐陽小姐不肯聽

我的話，我那裏來得到這裡，同她一起，

和她肌膚相接，此後恐怕被她害死。」

徐小姐不嫁的話，就共事真好了，總

正義的，這次崇真不幸患病，得到徐小

姐侍服得這樣遇到，致令徐小姐犯上瓜

李之嫌，和他肌膚相接，此後恐怕被她

害死。她母女固然是十分關

心，除了延醫診治之外，

這姑娘還是侍奉湯藥，伴

在他的榻前，嘘寒問暖，

有時還替他揩油，這和

工作，我相信除了她外，

別人，幹不到的。

蕭崇真聽說，便道：「原來是徐姑